



論近代學者對張煌言的研究

陳永明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張煌言(1620—1664)是明(1368—1644)末清(1644—1912)初抗清的活躍分子，為歷來探討南明史所不能忽視的人物。由清初至今，史學家對他都給予極高評價，視之為典型的南明「忠節之士」。此蓋由於煌言自順治二年(1645)加入南明抗清隊伍，至康熙元年(1662)兵敗隱居海島，及康熙三年(1664)為清人所執遇害，一直未放棄過抵抗清人入侵的立場。十九年艱苦的軍旅生涯和嚴峻考驗，並未絲毫動搖他的信念。清政府數度遣書招降，威迫利誘，甚至以籍沒其家作為威脅，亦不能改變他的態度半分。他的言行，在傳統儒家觀念和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遂成了國人所景仰效法的楷模。然而，頗為奇怪，自清至今有關張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無論在質或量來說，都只是差強人意，與歷來對他的推崇頗不相應。

張煌言一生正值星移物換之際，這段明清之間的歷史，明清史學者向來都不甚重視。自清初至今，雖然有過黃宗羲(1610—1695)、邵廷采(1648—1711)、溫睿臨、全祖望(1705—1755)及徐鼎(1810—1862)等人的開拓，又經章炳麟(1869—1936)、柳亞子(慰高，1887—1958)和謝國楨(1901—1982)等人的鼓吹，令人滿意的南明史專著仍是寥寥可數。¹民國以來，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南明史的研究曾一度吸引過學者的注意，但隨著民

1 據謝國楨的考訂，清代以來研究南明的史乘為數頗不少，見《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八，《甲乙之際》；卷九，《總記·南明史乘》；卷十，《南明三朝上》；卷十一，《南明三朝下》；卷十二，《魯監國》；卷十三，《鄭氏始末》；卷十四，《抗清義師》；頁348—681；但若以近代史學標準衡量，只能視為史料而算不上是著作。近人較全面研究南明的專著以柳亞子(慰高)的《南明史綱初稿》為最先(《大風半月刊》，84期，1941年2月20日，頁2790—2794；87期，4月5日，頁2901—2906；91期，6月5日，頁3055—3057；92期，6月20日，頁3093—3096；93期，7月5日，頁3125—3127；94期，7月20日，頁3164—3167；95期，8月5日，頁3203—3204；96期，8月20日，頁3246—3249；98期，9月20日，頁3321—3323；99期，10月5日，頁3355—3356；100期，11月5日，頁3402—3405；101期，11月20日，頁30—31；102期，12月5日，頁64—66)；而以謝國楨《南明史略》為最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但柳著一如其名，只能視為南明史料編年大綱而已，謝著則政治傾向過分濃厚，自相矛盾之處，不勝枚舉(見柳義南《評謝國楨著〈南明史略〉》，《歷史研究》，1958年9期，1958年9月，頁56—62)，實難稱為嚴謹的學術著作。

族主義思想的衰退，這一段歷史對國內學者已逐漸失去吸引力。²由清末至今的南明史論著，因為受到政治成見的影響，多失諸偏頗。至於國外的研究，亦未完全令人滿意。儘管對於明、清兩代，尤其十七世紀清史的研究不斷有新的突破，有系統的南明史研究卻顯得極為貧乏，以至出現斷層現象。³

作為南明史的一部分，張煌言抗清的一段歷史，同樣受到近代史家的忽視，有系統的研究和著作數量非常有限。就現存文獻而言，有關張煌言研究的著述可分為以下數類：

甲、傳記類

一、專著

1. 全祖望《張煌言年譜》；⁴
2. 趙之謙(1829—1884)《鄞張忠烈公年譜》；⁵
3. 馮勵青《張煌言年譜》；⁶
4. 金家瑞《張煌言》；⁷
5. 林振鏞《張煌言抗清十九年》；⁸
6. 周瑋杰《張煌言》；⁹
7. 李振華《張蒼水傳》。¹⁰

二、碑銘傳記

(1) 碑銘墓錄

1. 黃宗羲《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¹¹

2 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Frederic Wakeman, Jr. (ed.),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Chap. X, p. 92.

3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reface, p. 1.

4 以下簡稱《全譜》，見張煌言《張蒼水集》(以下簡稱《張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附錄》，頁203—227。

5 以下簡稱《趙譜》，見同上注，頁228—249。

6 馮勵青《張煌言年譜》，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

7 金家瑞《張煌言》，上海：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

8 林振鏞《張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

9 周瑋杰《張煌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10 李振華《張蒼水傳》，臺北：正中書局，1967年。

11 以下簡稱《黃銘》，見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碑誌類》，頁202—206。

2. 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鄣張公神道碑銘》；12
3. 《乾隆杭州府志·兵部尚書張煌言墓》；13
4. 邵志純《明張忠烈公墓石記》；14
5. 秦瀛(1743—1821)《書張忠烈公墓石記後》；15
6. 董沛(1828—1895)《張忠烈公祠堂碑銘》；16
7. 《光緒杭州府志·兵部尚書張煌言墓》；17
8. 《兩浙防護錄·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煌言墓》；18
9. 張美翊《張蒼水先生祠廟志(補)》；19
10. 張壽鏞(1876—1945)《重修西湖張蒼水祠紀實》；20
11. 范賢祥《南田張蒼水公祠堂始末紀實》。21

(2)見於清代史乘、筆記及文集者：

1. 黃宗羲《思舊錄·張煌言》；22
2. 查繼佐(1601—1676)《罪惟錄·張煌言傳》；23
3. 計六奇(1622—?)《明季南略》中《郎廷佐致明帥書》、《張侍郎復書》、《郎廷佐大敗鄭成功》、《張煌言臨難賦詩(附記煌言事)》諸篇；24
4.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張煌言傳》；25
5. 徐秉義(1633—1711)《明末忠烈紀實·張煌言傳》；26

-
- 12 《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卷九，頁111—120。
 - 13 見《張集》，頁305。
 - 14 見《張蒼水先生專集》編輯委員會編《張蒼水先生專集》(以下簡稱《專集》)，臺北：寧波同鄉月刊社，1984年，頁281—282。
 - 15 見同上注，頁283。
 - 16 見《張集》，頁284—285。
 - 17 見同上注，頁305。
 - 18 見同上注。
 - 19 見《專集》，頁286。
 - 20 見同上注，頁287—288。
 - 21 見同上注，頁289—291。
 - 22 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87。
 - 23 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列傳》，卷九下，頁1562—1565。
 - 24 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十六，頁491—499、504—505。
 - 25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十三，頁59—62。
 - 26 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六，頁384—386。

6. 邵廷采《東南紀事·張煌言傳》；27
7. 溫睿臨（撰），李璠（勘定）《南疆釋史·張煌言傳》；28
8. 鈕琇（1672—1704）《觚賸·布囊焚餘》；29
9. 沈冰壺《張公蒼水傳》；30
10. 徐逢吉《清波小志·僧問石》；31
11. 陳景鐘輯《清波小志補·張煌言》；32
12.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張煌言》；33
13.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張蒼水始末》；34
14. 凌雪《南天痕·張煌言傳》；35
15. 李聿求《魯之春秋·張煌言傳》；36
16. 徐鼎《小腆紀傳·張煌言傳》；37
17. 陳田（1849—1921）《明詩紀事·張煌言》；38
18. 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張煌言傳》；39
19. 佚名《兵部左侍郎張公傳》；40
20. 《明季殉節諸臣事跡·張煌言》；41
21. 《茶香室續鈔·阜隸葉雲》。42

(3) 見於方志及地方史乘者：

1. 《仁和縣志·張煌言傳》；43

-
- 27 邵廷采《東南紀事》，《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卷九，頁261—270。
 - 28 溫睿臨《南疆釋史》，臺北：臺灣銀行，1962年，頁324—332。
 - 29 鈕琇《觚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二，《吳觚上》，頁5—6。
 - 30 見《張集》，頁262—269。
 - 31 見顧修編《讀畫齋叢書》，清嘉慶四年（1799）刊本，第三十冊，卷下，頁十三下至十四上。
 - 32 見同上注，頁二十六下至二十八上。
 - 33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臺北：臺灣銀行，1971年，卷二，《通諡忠烈諸臣》，頁14。
 - 34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初編》，卷一，頁6—12。
 - 35 見《專集》，頁346—348。
 - 36 李聿求《魯之春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十四，《義旅》，頁140—146。
 - 37 徐鼎《小腆紀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卷四十四，頁440—447。
 - 38 見楊家駱主編《歷朝詩史長編》，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辛籤》，卷八，頁2957—2961。
 - 39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年，卷二百二十四，頁9153—9157。
 - 40 見《張集》，頁256—262。
 - 41 見同上注，頁298—299。
 - 42 見同上注，頁304。
 - 43 見同上注，頁250—25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2. 蔣學鏞《鄞志稿·張煌言傳》；44
3. 《光緒鄞縣志·張煌言傳》；45
4. 《象山縣志·寓賢傳·張煌言傳》；46
5. 《定海廳志·寓賢傳·張煌言傳》；47
6. 劉慈孚《四明人物傳·張煌言傳》；48
7. 《鄞志大事紀·張煌言》；49
8. 《四明談助·西渡僧擲詩瓦》。50

(4) 見於期刊雜誌或近人著作者：

1. 黃節(1873—1935)《張煌言傳》；51
2. 師籍《張蒼水先生》；52
3. 張壽鏞《校訂清池張氏世系圖表》；53
4. 董貞柯《張蒼水抗清始末》；54
5. 馮勵青《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55
6. 王蘊常《張蒼水先生事狀》；56
7. 唐弢《談張蒼水》；57

-
- 44 見張其昀監修、張壽鏞、楊家駱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郡邑叢書彙編第一期·四明叢書三集》，臺北：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年，冊四，卷九，頁三十七下至四十四上。
 - 45 見《張集》，頁251—256。
 - 46 見同上注，頁299—300。
 - 47 見同上注，頁300—302。
 - 48 見同上注，頁302—303。
 - 49 見同上注，頁303—304。
 - 50 見同上注，頁304。
 - 51 黃節《張煌言傳》，《國粹學報》，一年三冊五期，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7月)，頁一上至十一上。
 - 52 師籍《張蒼水先生》，《中興周刊》，20期，1933年11月，頁16—19。
 - 53 見《專集》，頁293—304；又見張壽鏞校之《張蒼水集》(見張其昀監修、楊家駱主編《續修四庫全書·郡邑叢書彙編第一期·四明叢書第二集》，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64年，冊三，《附錄》，卷八，頁一上至十四上)。
 - 54 董貞柯《張蒼水抗清始末》，《越風》，13期，1936年5月，頁41—43。
 - 55 馮勵青《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中央時事周報》，6卷12期，1937年4月3日，頁53—60；13期，4月10日，頁51—58。
 - 56 王蘊常《張蒼水先生事狀》，《大眾》，2期，1943年2月，頁24—27；3期，3月，頁31—36。
 - 57 唐弢《談張蒼水》，《民主週刊》，1卷31期，1946年5月，頁784。

8. 徐飛《張蒼水》；58
9. 路敏《試論張蒼水》；59
10. 張鳳翔《張煌言海上抗清十九年》；60
11. 蘇雪林《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61
12. 張行周《張蒼水碧血千秋——兩浙先賢中的忠烈人物》；62
13. 陳慎之《民族英雄張蒼水先生》；63
14. 晚香《民族詩人——張蒼水》；64
15. 恆老《張煌言流芳千古》；65
16. 何志浩《懷鄉賢張蒼水先生》；66
17. 何志浩《張煌言傳》；67
18. 金家瑞《「垂節義於千齡」——抗清英雄張煌言事略》；68
19. 侯中一《明末張司馬盡忠就義》；69
20. 陳如一《明山蒼蒼、浙水泱泱——為張蒼水公殉國三百十九週年紀念而作》；70
21. 王文顏《張煌言——飄零海上抗清的孤臣》；71
22. 王京良《張煌言的故事》；72

-
- 58 徐飛《張蒼水》，《浙江日報》，1961年5月3日。
 - 59 路敏《試論張蒼水》，《光明日報》，1964年1月29日。
 - 60 張鳳翔《張煌言海上抗清十九年》，原載《浙江月刊》，3期，今載《專集》，頁478—484。
 - 61 蘇雪林《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載《南明忠烈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279—291。
 - 62 張行周《張蒼水碧血千秋——兩浙先賢中的忠烈人物》，原載《浙江月刊》，14卷12期，今載《專集》，頁446—453。
 - 63 陳植之《民族英雄張蒼水先生》，原載《寧波同鄉》，44期，今載《專集》，頁467—471。
 - 64 晚香《民族詩人——張蒼水》，原載《浙江月刊》，69期，今載《專集》，頁475—477。
 - 65 恆老《張煌言流芳千古》，《浙江月刊》，8卷6期，1976年6月，頁16。
 - 66 何志浩《懷鄉賢張蒼水先生》，原載《寧波同鄉》，159期，今載《專集》，頁427—431。
 - 67 何志浩《張煌言傳》，載張其昀監修《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年，冊6，頁351。
 - 68 金家瑞《「垂節義於千齡」——抗清英雄張煌言事略》，《文史知識》，1982年8期，頁94—99。
 - 69 侯中一《明末張司馬盡忠就義》，原載《寧波同鄉》，172期，今載《專集》，頁432—438。
 - 70 陳如一《明山蒼蒼、浙水泱泱——為張蒼水公殉國三百十九週年紀念而作》，原載《寧波同鄉》，184期，今載《專集》，頁439—445。
 - 71 王文顏《張煌言——飄零海上抗清的孤臣》，原載文復會主編《忠孝人物故事》，今載《專集》，頁454—457。
 - 72 王京良《張煌言的故事》，原載《歷史人物故事》，今載《專集》，頁458—466。

23. 蘇雪林《張煌言別傳》；73
24. 周啟範《紀念一代完人——張蒼水先生》；74
25. 馮佐哲《張煌言》；75
26. 《張煌言》；76
27. Yang Ju-chin, “Chang Huang-yen” 。77

乙、佚事及事跡考辨類

1. 全祖望《張督師畫像記》；78
2. 全祖望《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跡書》；79
3. 蕭一山(1902—1978)《張煌言之被執》；80
4. 謝國楨《鄭成功與張煌言北伐之役》；81
5. 李振華《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82
6. 李學智《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83
7. 宋云彬《西湖上的三個墳》；84
8. 李鴻球《張煌言殉難事跡考異》；85
9. 王善卿《張蒼水與臺灣》；86

-
- 73 蘇雪林《張煌言別傳》，原載《歷史人物故事》，今載《專集》，頁372—381。
 - 74 周啟範《紀念一代完人——張蒼水先生》，《專集》，《前言》，頁19—26。
 - 75 馮佐哲《張煌言》，載何齡修、張捷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上編，第二卷，頁275—283。
 - 76 《張煌言》，載汪維玲編《浙江人物簡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冊，頁242—245。
 - 77 Arthur W. Hummel(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1, pp. 41—42.
 - 78 全祖望《張督師畫像記》，載《結埼亭集·外編》，卷十九，頁919—921。
 - 79 全祖望《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跡書》，同上注，卷四十三，頁1318—1319。
 - 80 蕭一山《張煌言之被執》，載《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上卷，頁373—376。
 - 81 謝國楨《鄭成功與張煌言北伐之役》，載《南明史略》，頁201—206。
 - 82 李振華《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大陸雜誌》，六卷九期，1953年5月15日，頁273—277；十期，5月31日，頁322—326。
 - 83 李學智《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大陸雜誌》，七卷十一期，1953年11月30日，頁333—334；十二期，12月31日，頁385—391。
 - 84 宋云彬《西湖上的三個墳》，《人民日報》，1957年4月9日。
 - 85 李鴻球《張煌言殉難事跡考異》，《暢流》，25卷3期，1962年3月，頁8—9。
 - 86 王善卿《張蒼水》，原載《寧波同鄉》，14期，今載《專集》，頁485—487。

10. 張希爲《張蒼水先生遺墨在臺灣》；⁸⁷
11. 黃炳麟《張煌言先生二三事》；⁸⁸
12. 莊義青《評鄭成功與張煌言的關係並論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意義》；⁸⁹
13. 徐和雍《關於張煌言的評價》。90

丙、煌言詩文類

1. 鄒嘯《張煌言及其詩》；91
2. 毛一波《鄭成功與張蒼水》；92
3. 劉藹如《民族詩人張蒼水》；93
4. 吳有恆《張煌言的絕命詞》；94
5. 吳蕙《張煌言之忠節及其詩文》；95
6. 冉欲達《評愛國詩人張蒼水》；⁹⁶
7. 高陽《張蒼水與鄭成功》。⁹⁷

此外，尚有自清至今的文人雅士對煌言事跡的題詠，⁹⁸但史料價值不大。

就內容而言，上述大部分著述皆以紀事爲主。此蓋由於明清之際，兵荒馬亂，信史不易流傳，而清初「《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⁹⁹南明遺臣的事蹟，往往非一般人所敢

-
- 87 張希爲《張蒼水遺墨在臺灣》，原載《寧波同鄉》，15期，今載《專集》，頁488—491。
 - 88 黃炳麟《張煌言先生二三事》，原載《寧波同鄉》，186期，今載《專集》，頁492—496。
 - 89 莊義青《評鄭成功與張煌言的關係並論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意義》，《韓山師專學報》，1982年2期，1982年12月，頁1—10。
 - 90 徐和雍《關於張煌言的評價》，《杭州大學學報》，13卷4期，1983年12月，頁109—116。
 - 91 鄒嘯《張煌言及其詩》，《宇宙風(乙刊)》，十期，1939年7月，頁447—449。
 - 92 毛一波《鄭成功與張蒼水》，《臺灣風物》，4卷4期，1954年4月，頁4—10。
 - 93 劉藹如《民族詩人張蒼水》，《人生》，82期，1954年4月，頁12—13及22。
 - 94 吳有恆《張煌言的絕命詞》，《羊城晚報》，1963年4月16日。
 - 95 吳蕙《張煌言之忠節及其詩文》，《暢流》，37卷11期，1968年7月，頁6—8及32；12期，8月，頁11—13；38卷1期，8月，頁12—15；2期，9月，頁19—22及28；3期，9月，頁14—18。
 - 96 冉欲達《評愛國詩人張蒼水》，《遼寧大學學報》，1978年5期，1978年(缺出版月份)，頁104—113。
 - 97 見《專集》，頁497—510。
 - 98 詳見《專集》，頁382—426。
 - 99 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編》，卷十四，《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頁847。

言。民間以訛傳訛，學者每每慨嘆信史難求，¹⁰⁰故有心於明季史事者，多懷網羅散失之志，著力於搜羅佚聞、考訂訛脫等工作。這個時期對張煌言的研究，大都以傳、譜為主。以黃宗義的《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為例，就是「按公[煌言]《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為銘」，¹⁰¹希望煌言事蹟不致於湮沒。至如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沈冰壺《張公蒼水傳》、佚名《兵部左侍郎張公傳》三篇的主旨也都在於勾畫煌言生平、搜求放失而已。就整體而言，一般都鮮有系統地討論到他的思想，及分析其反清思想與抗清活動之關係。至於全面評價煌言在南明抗清史上的所作所為，就更付之闕如了。尤有甚者，在全祖望以後，終清一代，有關煌言的傳記，大都陳陳相因，很少突破，¹⁰²嚴格上只能稱為史鈔，不能視為著作。¹⁰³用現代眼光衡量，無論是方法或評價，均使人有過時之感。

清中葉以後不斷有人寫南明佚史，¹⁰⁴導致有學者認為「清代對南明史[的]研究很突出」。¹⁰⁵然而，對於煌言的獨立研究卻十分罕見。清末由於反清思想的傳播，明遺民的研究再度受到史家的重視，煌言抗清十九年的歷史才再成為研究的對象。章炳麟為煌言編輯遺集，¹⁰⁶黃節又為寫傳，¹⁰⁷但兩者嚴格說只是彙鈔史料而已。其實，對於缺乏系統理論的歷史研究方式，民初時已有人深感不滿，柳亞子決心寫《南明史綱》時即謂：

中國舊時的史籍，嚴格講起來，是不能稱為歷史的。偌大的《二十五史》，也不過是史料而已。所以，我不敢僭稱研究南明歷史而只稱為研究南明史料。¹⁰⁸

100 同上注，卷四十三，《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頁1316。

101 見《黃銘》，頁202。

102 例如《趙譜》，雖謂欲糾《全譜》之失（《張集》，頁228—229），但正如謝國楨所說：「所搜輯有關蒼水資料，實未能超出原本《全譜》之上，僅條裨蒼水所著《北征錄》、《奇零草》、《冰槎集》撰集年月之事，所補實鈔，似可不作也。」（《增訂晚明史籍考》，頁797）

103 這裏借用了柯靈烏（Robin G. Collingwood, 1889—1943）的概念，將剪刀漿糊（scissors-and-paste）式的「史鈔」與經過史家思想建構的「歷史」分開。參見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205—334。清人章學誠（1738—1801）論史，亦有「別出心裁」的「撰述」和「旨在編纂」的「記注」之分。見葉英《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一，《內篇一·書教下》，頁49。有關兩人之歷史理念的討論，參考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載《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167—221。若以柯靈烏的理念來看，此類南明史書只能視為「史鈔」而已。

104 參見注1。

105 鄭天挺（1899—1981）《清史簡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5。

106 張氏文集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1）第一次印行，由章炳麟取甬上張氏鈔本排印（參章太炎《章序》，載《張集》，頁333）。

107 黃節《張煌言傳》。

108 柳亞子《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大風半月刊》，82期，1941年1月15日，頁2685。

儘管柳氏不滿歷來的研究方法，但他卻未能擺脫傳統的一套方式。他說：

我理想中萬一將來能夠研究成功的結果呢，也還是一大堆史料。不過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備一些，以便當代具有唯物史觀學識的歷史家作為參考時方便一些，也就達到我的目的了。¹⁰⁹

民國以後，史家開始以新的史學方法和史觀寫史。有關張煌言的研究不再只限於流水帳式的傳記，但就現存大部分有關張氏的論著來說，仍是不能令人感到滿意。這些論著或支離破碎，有欠全面；或了無新意，因襲成篇。更使人慨嘆者，則係受政治偏見所左右，其間取捨論斷，不無值得商榷之處。

大抵清初遺民為煌言立傳，多本同情態度，故重點止在於頌揚其不朽之節；清代知識分子本儒家經世思想，有關煌言的傳、銘，亦「意在勸忠義，激頑儒」，¹¹⁰故其局限顯然易見。清末由於反清情緒高漲，學者言南明史多以「漢人和韃子的鬥爭來做本位」，¹¹¹論斷亦不免偏頗，很容易誤將煌言之抗清與清末革命運動等同視之，使人忽略兩者理念上的差異。及至民初，列強環伺，自強救國思想濃厚，學者對於南明的研究又再蒙上政治色彩。謝國楨就曾指出，鴉片戰爭以後，士人致力於南明史，乃在於「淬勵民族氣節」，對抗帝國主義入侵，¹¹²並認為「南明雖然不久就滅亡了，但是與吾國民族興亡史上很有關係，我們必須加以研究」。¹¹³抗日前夕以至中日戰爭爆發，這種為政治需要而寫史的傾向，更決定了史家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方向和態度，所以史家很容易又把煌言的抗清等同於國人之抗日。馮勵青《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說：

嗚呼！國家多難，民族危急，當此時也，正須取民族英雄之精忠大節，及其壯烈之文字，以為吾人之矜式，而扶植發揚我民族之正氣焉。¹¹⁴

煌言可謂「偉大的國魂的寄託者」，¹¹⁵其言行「慷慨激昂，尤足以動人心脾」，¹¹⁶故此受到當時人重視。以刊載南明史論著稱的雜誌《大風》，其創刊宗旨「以文章報國」，¹¹⁷正好作

109 同上注。

110 王蘊常《張蒼水先生事狀》，頁36。

111 鄭天挺《清史簡述》，頁2690。

112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前言》，頁1。

113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

114 馮勵青《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中央時事周報》，12期，頁54。

115 師籍《張蒼水先生》，頁16。

116 馮勵青《明末民族英雄張煌言》，《中央時事周報》，12期，頁58。

117 簡又文(1896-1979)《大風起兮》，《大風半月刊》，1期，1938年3月5日，頁1。

爲此時南明史以至煌言抗清研究之詮釋。蘇雪林寫《張煌言之事功及其被執》及有關南明人物的傳記，即爲應抗戰時中央宣傳部之約，欲借「表彰明季幾百個忠臣義士從事復國運動的壯烈事跡，激發同胞抵抗強敵，保衛國家的熱情」。¹¹⁸學術研究既受政治左右，以服務政治爲前提，自然難求客觀中肯。畸人於1943年論煌言抗清云：

在這個時候表彰張煌言，實在是一種極好的警惕。……[煌言]支持了十九年，沒有一個人真心爲國家民族。這是今後世的人，看了很心痛的事。¹¹⁹

此論或特意誇大其詞，以收警惕之效，卻絕不合於史實。

1949年後，由於臺灣海峽兩岸政治對立，歷史研究亦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大陸方面，史學界極強調秉承毛澤東(1893—1976)的指示：

理論工作者要聯繫實際，要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¹²⁰

五十年代中期，由於強調研究歷史需要依從唯物史觀的指導，所以有所謂「以論帶史」的論調，¹²¹認爲「歷史研究應當爲現實政治服務」。¹²²正如瞿林東、趙世瑜指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於政治上「大氣候」的影響，史學界許多研究者強調，認爲應把歷史研究與社會主義事業、無產階級政治，甚至總路線等現實鬥爭的需要結合起來，並提出「爲革命而研究歷史」的口號。¹²³

因此，大陸學者免不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全面評價張蒼水」。¹²⁴然而這樣卻很容易一方面把他看成是「民族英雄」、「愛國詩人」，¹²⁵認爲他的抗清行爲「對於愛國主義教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¹²⁶另一方面卻指責他擺脫不了本身的階級意識，¹²⁷將他視

118 蘇雪林《南明忠烈傳》，〈自序〉，頁1。

119 畸人《張煌言年譜》，《圖書館季刊》，新4卷3、4期合刊，1943年9月，頁89—90。

120 吳晗(1909—1969)《厚今薄古和古爲今用》，載《燈下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頁62。

121 周朝民等《中國史學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2—117。

122 同上注，頁119。

123 瞿林東、趙世瑜《史學理論》，載蕭黎主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頁9。

124 冉欲達《評愛國詩人張蒼水》，頁113。

125 同上注。並參考徐飛《張蒼水》一文。

126 宋云彬《西湖上的三個墳》。

127 路敏《試論張蒼水》。

為地主階級的代表，¹²⁸強把近代才出現的民族主義思想及階級鬥爭觀念加諸古人身上。不過，經十年動亂後，國內又再有學者對這種以今所有求古人所無的做法提出異議，指出其中有欠穩當的地方。¹²⁹

臺灣方面的研究亦然，史家對於煌言的研究由始至終都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煌言固然是「民族詩人」、「民族英雄」，¹³⁰其抗清之舉「誠為我國民族革命史上光榮之一頁」，¹³¹然而更重要者卻是他的「海上抗清」，正好用以策勵人心「反攻大陸」。劉藹如在五十年代初所寫的《民族詩人張蒼水》即為一例。他說：

今天的俄國大鼻子，駝酥羊酪，真是佈滿了故宮舊闕，腥膻遍地，控制著整個大陸，我們懷念這一位氣沖牛斗的民族詩人，實在是有「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嘆！更何止西臺痛哭人，淚成血呢！¹³²

又說：

清廷既失蒼水蹤跡，乃捕其家屬親族殘酷拷打，一如中共今日之株連，或殺或囚，欲逼供蒼水的下落。¹³³

今天我們羈棲海隅，緬懷張蒼水先生，真有不勝其高山仰止之感。¹³⁴

用心一望可知。近年不少臺灣學者依然抱著這種心態來寫張煌言，¹³⁵希望以其言行為借

128 孔立、李強《李自成、多爾袞、鄭成功——歷史的「合力」之一例》，載福建省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鄭成功研究論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33。

129 徐宗勉《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好方法》，《讀書》，1989年12期，1989年12月，頁45；徐和雍《關於張煌言的評價》，頁112、116。

130 參考陳慎之、晚香、張鳳翔及劉藹如等人論文。

131 李學智《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事考〉》，十一期，頁333。

132 劉藹如《民族詩人張蒼水》，頁12。

133 同上注，頁13。

134 同上注，頁22。

135 陳如一《明山蒼蒼、浙水泱泱——為張蒼水公殉國三百十九週年紀念而作》一文即認為蔣中正（1887—1975）之愛國精神正與煌言契合（《專集》，頁444—445）。言下之意以煌言之「北伐」比作國府之「反攻大陸」。

鏡。¹³⁶不過，亦由於政治成見先入為主，這種研究很容易流於誇大失實而不自知。¹³⁷

總括過往對張煌言的研究，無論是在數量上或是在質量上都有待改進。就史料而言，自全祖望以後，史家寫張傳大都因襲前說。以現代眼光看來，不免有欠系統，需要用現代的史學方法重加整理。就研究範圍而言，歷來對於煌言反清思想的探討，亦頗為片面零碎，尤其有關煌言抗清活動與反清思想之關係，尚須探討研究。至於評價張氏生平，則須撇除政治成見，還其本來面目。現時大陸講求改革開放，臺灣亦逐步邁向自由民主，也許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正是拼棄政治成見，對南明史重新進行客觀而嚴謹的研究的時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136 《專集》出版目的即在此，見《前言》，頁19。

137 王善卿《張蒼水與臺灣》一文(《專集》，頁485—487)即為其例，張希為曾就此提出了批評(《專集》，頁488—489)。又如王京良《張煌言的故事》一文(《專集》，頁458—466)謂「浙東的抗敵〔清〕形勢，由於煌言的領導，露出了新的曙光」(頁460)及「煌言沒有門戶之見」(頁462)，皆不合史實。司徒琳在1985年香港大學七十五周年校慶舉辦的「國際明清史研討會」(1985年12月12至15日)上曾指出，自1911年以至今日，海峽兩岸的學者，對於南明史的研究，大抵脫離不了「內」、「外」二分的格局，即以自身作為本位，去排斥敵對黨派，同時將這種觀念投射到歷史研究之中，因而在論斷上造成了不少偏頗和失誤。(Struve, "Southern Ming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Ming-Ch'ing Perio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in Researches on Zhang Huangyan in Recent Times

(A Summary)

Chan Wing-ming

Zhang Huangyan (1620–1664) was a Ming loyalist active in the anti-Qing move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He has been regarded by the historians of the Southern Ming as a prominent figure. Since the early Qing,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paid high tribute to Zhang for his anti-Qing ideas and activities.

However, from the modern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Zhang was hardly satisfactory in terms of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On the one hand, most of the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sorting out relevant historical sources on Zhang without a systematic analysis especiall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s anti-Qing ideas and his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historians are inclined to look at Zhang through rose-coloured spectacles resulting in unduly favourable evaluatio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